

当代作家文丛

生命的断层

李静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生命的断层

李静中短篇小说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的断层/李静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1.11
(当代作家文丛)

ISBN 7-5059-3775-8

I. 生… II. 李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88359 号

书 名	生命的断层(当代作家文丛之一)
作 者	李 静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沙 雁
责任印制	白 诚
印 刷	北京图文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880 千字
印 张	75.5
插 页	20 页
版 次	200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3778-8/I·2909
定 价	160 元(总 10 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大水(中篇小说)	1
洪水淹没了田野、村庄,铁匠、佃户、财主、叛徒和青楼女子先 后漂流到同一座孤岛上……	
生命的断层(中篇小说)	59
烈士的遗孀匿迹十余年后,一位神秘的女人出巨资买下了一 家濒临倒闭的工厂。	
芽儿老师(短篇小说)	86
一位乡村女教师不幸去世,两位当年的同事踏上了奔丧的路 ……	
羞官崖(短篇小说)	105
二十年前,四个同学曾有一个承诺;在仕途上跌打拼搏了二十 个春秋后,他们却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一幕……	
裴乡长的秘密(短篇小说)	124
裴乡长突然失踪,一个蛮老头却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……	
三旺(中篇小说)	143
创立一门曲艺形式很难,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创立一门曲 艺形式更难。	
神童·画女·阴亲(短篇小说)	174
神童死了,会画画的才女死了。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……	
后记	183

情的持续多日的天灾洪患彻彻底底地吞噬了。

风雨飘摇的水面上，兀地出现了一座巴掌大的孤岛。

孤岛确实很小。没上水时，岛屿大些，也不过是一处被浩森的湖水围困的荒芜人烟的地方。它的西边兀起一方土丘，中间则是一光秃秃的平台，而四周疯长着齐腰深的蒿草和树木，如一位秃脑壳的老叟。铺天盖地的暴雨使湖水陡涨，使无人涉足的孤岛显得益发狭小。

黎明前的那一阵漆黑时，天地间被这浓厚的黑暗涨得满满荡荡。那阵儿雨小了些许，洪水咆哮显得益发地恐怖，发出恻人心胆的嘶叫。那只漂浮的舢子便是这光景靠近孤岛的。舢子一挨到孤岛，窄小的舱里的蓑草堆里蓦地拱出一只肥硕的脑袋。那脑袋惊悸之余摇了摇，一见草木葱郁的孤岛，登时恁得大叫：哈哈！老爷我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老天爷给了我一条生路啊！

从死亡之神的血盆大口里挣扎出来的贵老爷激动得脸都扭曲了。他笨手笨脚地拴好舢子，拔腿就朝土丘上跑。没跑几步又匆匆折回头，跳上晃晃荡荡的舢子，警觉地瞅了瞅黑蒙蒙的四处，才从舱里抱起一包用雨布裹着的東西。那包裹显得沉甸甸的，他弯下肉鼓鼓的腰，抡开双臂抱了起来。包裹里弄出某种金属相互碰撞的声音。他携着包，颤巍巍地上了岸。冒着蒙蒙细雨，一步一步艰难地朝着土丘走去。他把包放在草丛中，四处察看了一番，见有一个土坑，便小心翼翼地把包掩藏到土坑里，然后又弄些野草折些树枝，将包盖了个严严实实。然后走上去踩了几下，看看不露痕迹，才下了土丘。他回到舢子上，从舱里拿出另一个雨布小包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仅剩的几张麦子面烙的单饼。面对这救命食物，他的肥胖的脸因激动而变得扭曲。忽然间，一阵呼号的狂风猛地袭来，舢子被风掀得剧烈地颠簸并猛地转起了圈。贵老爷顿时难以平衡自己肥胖的身体，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。当他从水中手忙

脚乱地爬将起来，一看手中的食物没了，又赶忙扑到水里去捞。雨布包找到了，但剩下的只有一块雨布和几片被洪水湿透的水淋淋的破单饼。他嘴里叽里咕噜地骂了一声，气恼地看了看那食物。他试着尝了尝水泡的单饼，哭丧着脸，还是狼吞虎咽般地塞进了肚子。他把糰子弄进一片树林里，拴好，才上了岛。

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填充了食物，尽管那食物是贵老爷从出生就未曾享用过的，但他总算混了个肚子圆。他披着蓑衣，选了块平坦的草地坐了下来，不一会儿就闭上了双眼，响起了猪一般的鼾声。

风小了，蒙蒙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。

贵老爷是被一声吼叫吓醒的。他好像被什么蜇了一下噌地站起来，定睛看时，见身边站着一个瘦削的水淋淋的小伙子。四目相对，都禁不住惊呆了。

彼此相对，说不清是惶恐还是什么。毕竟贵老爷是见过大世界的人物，盯着小伙子冷冷一笑，木生，是你狗日的。

叫木生的小伙子醒过神来，遇了狼似的转身就跑。贵老爷也不追，就盯着木生躲藏的身子。木生浅一脚深一脚地沿着岛跑了会儿，见实在无路可走，无奈，低着头，心惊胆颤地回到土丘上。

跑呀？跑呀！贵老爷看见李木生怀里抱了个鼓鼓囊囊的包。贵老爷，你，你高抬贵手，饶，饶俺一命吧。

贵老爷倒背着手，围着木生绕了几圈。冤家路窄嘛，你狗日的躲了半年，没想到躲到老爷我身边来啦。这是天意啊。

贵老爷，等大水下去，我就还你的租子。

屁话！茅屋没有了，田地被水淹了，你拿什么还？哄鬼呢？

我，我还有条命。

命？你狗日的小命值几个银子？贵老爷的目光盯着他怀里的包。小子，你怀里抱的什么？

没……没什么。木生慌忙把包藏到身后。唔！拿过来。木生生来头一次犟筋，不给。贵老爷生气地打了个寒颤。小子，你狗日的不给看也行，去，这荒岛上有树有草，给老爷我搭个佳的窝棚。

木生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出力。他点头答应。

贵老爷看见木生把包结结实实地绑在自己的后腰上，才去干活。搭个窝棚，对木生来说，不过举手之劳。他猴子似的爬到树上，折了几根对掐粗的树枝，又跑到岸边薅了些苦苣草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一个窝棚就搭了起来。

贵老爷，你看行不？

贵老爷点点头。他弯着腰钻了进去，将蓑衣铺在地上。有了遮风挡雨的窝，他想美美地睡上一觉。

天亮时分，风雨终于停了。

风雨一停，木生的心情也舒坦了许多。他选了个土丘的背阴处，躲开了贵老爷的视野，把湿淋淋的衣裳脱了晾在草地上，这才坐了下来。然后，打开雨布包，里边居然是芋头面的窝窝头。足足有二十多个。他拿出两个重新把窝窝头包好，结结实实绑在自己身上。他风卷残云般吃着，当第二个吃到一半时，再也支撑不住困神的袭扰，身子一歪，躺在草地上，不久就进入了梦乡。

五大三粗的朱铁匠就是这时登上孤岛的。那天，当他刚出临州城时，就被人追上了。幸亏他道儿熟，把追他的人甩掉了，腿里却挨了一枪。他一拐一瘸地才跑出几里地，洪水就咆哮着铺天盖地地卷了过来。他身边有一片坟地，坟地里生长着许多大树。他连想都没想就爬上了其中的一棵。坐在树杈上，他看见洪水把一块块墓碑都冲倒了。心想，幸亏自己动作快，迟一步，也许自己早成了洪水猛兽的野味。死，他不怕，怕的是怀里揣着的那个密封的信

物。他在那棵救命树上呆了三天三夜，直到身上带的几张煎饼吃光嚼净，生存本能和完成任务的渴望促使他要离开那棵树。所以，当一根很粗的木棒漂过来时，他身子一跃跳进了洪水，并牢牢地抱住了那根木棒。他抱着木棒整整漂了三天三夜，在天亮时分，他惊喜地发现了孤岛。他使尽身上仅有的一点力气，终于游到了孤岛。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，摇摇晃晃地登上了孤岛。他，平躺在地上。

他一眼就看见了木生，看见了木生手里的半块窝窝头，饥饿难耐的他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。他朝木生走去，刚到木生身边，就再也支撑不住，扑通一声跌倒在木生身旁。鲜血既滑且凉。

木生被这声响惊醒了。他睁开眼，看见木生手里的那半块窝窝头。木生看见了他。看见了他大睁着的双眼，看见了他被洪水浸泡得肿胀的双腿和左腿上的那个很大的伤口。木生犹豫了一下，起身抱起他想让他坐起来。他似乎已说不出话，手指了指木生手里的半块窝窝头。木生会意地赶紧把窝窝头塞到他嘴里。木生一口，朱铁匠一口气吃了两个半窝窝头，噎得直伸着脖子打嗝。兄弟……兄弟，谢谢你……救了我一命。木生不好意思地说。都是落难人，别客气。木生不好意思地说。木生填饱了肚子，朱铁匠精神了许多。他看了看一望无际的洪水说，看来，这水三天、五天下不去，咱得想法弄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木生努了努嘴，哦！我刚才搭了个窝棚，让贵老爷住。木生说，贵老爷是谁？朱铁匠说，是个平白，姓朱，是个大财主，姓朱，是贵家庄的大财主。

木生说，贵老爷是谁？朱铁匠说，是个平白，姓朱，是个大财主，姓朱，是贵家庄的大财主。木生说，贵老爷是谁？朱铁匠说，是个平白，姓朱，是个大财主，姓朱，是贵家庄的大财主。

木生说，贵老爷是谁？朱铁匠说，是个平白，姓朱，是个大财主，姓朱，是贵家庄的大财主。木生说，贵老爷是谁？朱铁匠说，是个平白，姓朱，是个大财主，姓朱，是贵家庄的大财主。

说着，朱铁匠踉跄站起，走到窝棚旁。起来！

贵老爷从梦中惊醒，揉着惺忪的眼爬了出来。哪个小子敢和老爷我这么说话？

老子让你滚一边去。

贵老爷正要发作，一见黑铁塔似的朱铁匠，心里一激棱，你是哪方神圣，敢在我贵老爷头上动土？

朱铁匠指着窝棚：这是你搭的吗？

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

我问你到底是不是你搭的？

贵老爷瞪了木生一眼，摇了摇肥硕的大脑袋。

不是就滚一边去。朱铁匠伸手把铺在地上的蓑衣扔给贵老爷，去！想住得舒服，自己动手盖去。

朱铁匠钻进了窝棚，见木生还呆呆地站在外边，就叫道：进来吧，一块住。

木生胆怯地看看气鼓鼓的贵老爷，没敢进去。就在窝棚口蹲了下去。光溜溜的怀里抱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包袱。

贵老爷无奈，只好自己去搭窝棚。他不会爬树，够不着树枝，只折了些枝枝桠桠铺在地上，然后一肚子怨气地躺了上去。树枝硌得皮肉生疼，湿漉漉的衣裳紧紧地贴着皮肉，弄得躺倒了坐起，坐起又躺下。他看见木生二人早脱得干干净净，犹豫会儿，便也脱了衣裤，只穿一条大白裤衩，白乎乎一堆躺在蓑衣上。辗转几番，才算睡得踏实了些。

太阳从阴云中钻了出来，毒热的光刺射在孤岛上。四溢的洪水涌着一簇一簇的浪，迸出毫无节奏的涛声。

赤裸裸的贵老爷醒了，似乎是被毒热的太阳晒醒的，抑或是被饿醒的。他坐了起来。茫然地四处张望着。他看见朱铁匠和木生鼾声正浓，小眼睛又被木生胸前的鼓鼓囊囊的包吸引住了。这

时，一阵风吹来，他似乎嗅到了一股浓郁的饭香。这才觉得早已饥饿难耐。他慢慢爬了起来，悄悄朝木生走去。他来到木生身旁，见木生两手紧护着包，想了想，便轻轻拿开木生的手，慢慢地解着包扣儿。终于，扣儿被他解开了。一个黝黑的窝窝头从包里滚了出来。一见窝窝头，贵老爷的眼睛顿时大了一圈，闪着贪婪的光。他一把抓起窝窝头，几下便吞进了肚里。当他想再拿时，木生醒了。一堆白茬茬的东西挡在眼前，吓得木生一下子坐了起来。

你——贵老爷，你，你偷吃了我的窝窝头。

贵老爷伸直脖子咽了最后一口，脸早涨如猪肝。木……木生，再……再给我一个，就一个。

不给，朱铁匠也醒了。不能给。

木生犹豫。

木生，贵老爷说，你把窝头都给了我，我免你半年的佃租。

木生还在犹豫。

朱铁匠疾视着木生，木生，那不是窝窝头，那是命，不能给。

贵老爷仍在乞求，木生，咋说咱也是乡里乡亲的。你给了我，我免你全年的佃租，行了吧。

木生想了想，给了一个。

绝不能再给了。朱铁匠大叫。

看着木生重新系上了包，贵老爷恶狠狠地瞪了朱铁匠一眼，边吃窝窝头边离开了窝棚，吃完了打了个饱嗝儿。一抬头，见水里漂来了一个人。惊得失声大叫：水上有人。

朱铁匠和木生噌地站起，一看，岸边果然漂来一个人。那人抱着一块木板，忽沉忽浮显然还活着。朱铁匠大叫，快去救人。

木生忽地蹿了出去，一头扎进浑浊的水里，几下便凫到那人身边，刚要去抱，惊叫了一声，竟空手而回。

你怎么不去救，死了吗？朱铁匠问。

时木生顿时面红耳赤：是，是个女的。贵老爷您说，朱铁匠想动，无奈腿疼得无法走动。您救救她没穿衣服。木生结结巴巴地说：贵老爷，您养伤要紧，别出来，出个什么时间啦，还管那些。木生再次下了水，三拉两拽把女人弄到了岸上。此时已昏昏沉沉的女人果然只穿了一件男人的上衣。女人吐了几口水，惊恐地看了看三个几乎是光着屁股的男人。赶紧蹲在草地上，低下了头。

贵老爷您说，朱铁匠想动，无奈腿疼得无法走动。您救救她没穿衣服。木生结结巴巴地说：贵老爷，您养伤要紧，别出来，出个什么时间啦，还管那些。木生再次下了水，三拉两拽把女人弄到了岸上。此时已昏昏沉沉的女人果然只穿了一件男人的上衣。女人吐了几口水，惊恐地看了看三个几乎是光着屁股的男人。赶紧蹲在草地上，低下了头。

女子也就二十左右，披散的黑发遮着一张很有姿色的脸。贵老爷淫邪地盯着她，妞儿，叫什么？木生说：翠儿。叫翠儿的女子怯生生说：

翠儿，快到窝棚里去歇憩。朱铁匠说。看着翠儿猫着腰进了窝棚，转向贵老爷，说：去把你的裤子拿来。

干什么？命是贱，天灾人祸不躲。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给翠儿穿，别让她受累。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给她穿？我穿什么？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给你有条裤衩遮遮羞就行啦。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不给。

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给你有条裤衩遮遮羞就行啦。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不给。

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给你有条裤衩遮遮羞就行啦。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不给。

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给你有条裤衩遮遮羞就行啦。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不给。

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给你有条裤衩遮遮羞就行啦。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不给。

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给你有条裤衩遮遮羞就行啦。木生，木生，贵老爷说：去，不给。

的两个芋头面黑窝窝头。

嗨！我原想这里可能是一座荒岛，不料，已有人捷足先登。各位，同是沦落人，相聚皆是缘，幸会幸会。

话到人到。四个人循声望去，只见登岛的是一位中年男子。此人身材颇长。腆着微显富态的肚子，穿着一身滴水的黑色西服。白皙的四方脸上架着一副金丝镜。他的身后还背着一只黑色的皮箱。用白色的雨布紧紧地裹着。木生见了新上岛的人傻乎乎地笑了笑，翠儿从窝棚里伸头看了看又缩了回去。朱铁匠初见来人时似觉面熟，就显得警觉起来。当贵老爷看到来人那含意不明的微笑的时候，顿时惊得目瞪口呆。

宗特——贵老爷反应过来，想招呼，但他看见了来人示意的目光，你先生是——

在下姓宗，干悬壶济世，救死治伤这行当的。宗医生说得平平淡淡。

哦！原来是宗医生。欢迎欢迎啊！贵老爷独自拍起了肉嘟嘟的巴掌。

贵老先生，在这种地方欢迎可有点不伦不类啊。

的确，的确。贵老爷自嘲地笑了笑。

宗医生审视着朱铁匠：好魁梧的身板。干什么的？

打铁的。

唔！铁匠师傅，也许，还会打人吧？

高兴了也喜欢练上两路子拳脚。

宗医生点点头。天灾人祸啊！要不，我们兄弟何以相识？啊！缘分，缘分哪。

说着，他顾自解开皮箱。取出一块地毯铺在地上，然后，旁若无人地褪去湿淋淋的衣裳，换上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中山装。然后，把自己的躯体平展展地放到地毯上，头枕着黑皮

箱，双手捂着腹部，闭上了眼睛。

哎哟！真舒服，我要美美地睡个觉了。

第一夜

五个人在洪水围困的孤岛上，迎来了第一个夜晚。

天擦黑的时候，为人随和的宗医生请木生帮忙，又搭了一大一小两个窝棚。翠儿自然住那个小点儿的，宗医生则入住大些的窝棚。

贵老先生，过来吧，咱俩搭个伴。宗医生招呼。

正为没住处焦虑得搓脚拧腿的贵老爷听了，脸上立马辉煌起来，兔子一样钻了进去。

夜幕盖上来的时候，正是蚊虫肆虐的非常时期。临阳湖一带生长着一种大个的花脚蚊子。这种蚊子爪子甚长，细腰，有一对带黑色斑点的花翅膀。最凶的是那个奇特的大头上长着一根足有半寸长短的毒针。这毒针刺入肌肉一半，就能折腾的被咬者身上立时起个大红包，三天消不了肿。没有了衣裤的贵老爷无疑是花脚蚊子选择的最佳对象。他刚一躺下就遭到了花脚蚊子的偷袭。一针入肤，待他觉得疼时，一巴掌下去，花脚蚊子早已逃之夭夭。挨了蜇，还白挨了自己一巴掌。无奈他只好把蓑衣从头到脚裹了个遍。

睡了吗？宗医生问。

腿疼得着火，睡不着。贵老爷说。

这么大的水，你居然逃得出来？

你不也一样，哎！你不是那个特——

少他妈废话，我是宗医生。

嗯！宗医生……

朱铁匠跟木生也被花脚蚊子困扰得无法入眠。木生想了想，坐了起来。

干什么去？

我找点干树枝，点着。一起烟，蚊子就被熏跑了。

铺天盖地都是水，哪儿有干柴。

对了。放屁，蚊子一闻到屁味就晕乎了。

真管用？

真管用。

那就试试。

于是，俩人褪了裤子，撅着大屁股使劲挤屁。结果，俩人憋得直喘粗气。连一个屁也没挤出来。

哎哟！木生到底挨了蚊子一家伙。

疼吗？

那蚊子一定是个母的，还很漂亮。

母的？你怎么知道？

母蚊子心疼你吧，下手也轻。

胡扯。

翠儿孤单单地躺在小窝棚里。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七天来，她可以说九死一生。但终于躲过了一个又一个劫难。这个孤寂之夜使她骇怕。她没有吃的没有穿的，她更不认识那四个人，她难卜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子。既然生的机会十分渺茫，她的选择就是等待着死神的走来。

才二十岁的她，已经不惧惧死了。

第二天

没有鸡鸣，没有犬吠，没有炊烟；天照样亮，太阳依旧出来。

木生是岛上第一个醒来的。他看朱铁匠还在打着鼾声，就悄悄地钻出窝棚，走上了岛的最顶端。站在土丘上放眼望去，除了一片茫茫的洪水，什么也没有。他在土丘上坐了起来，一双润湿的迷离的眼睛遥望着家乡的方向，

他的家在临阳湖东岸的一个叫贵家庄的大村子。住在村东头的他的家有两间破旧的茅草屋，一个秫秸扎的小篱巴院子。他有两个哥哥，大哥从十六岁跟着族人闯关东，一去十多年杳无音信。二哥被抓了壮丁，也去了三年，生死不明。家里只有他和老实的父亲、病秧秧的母亲。他家没有一垄田，就租种了贵老爷的三亩地。去年一年老天爷咬着牙五个月没下一滴雨，庄稼几乎绝产。

佃租没法交，家里也断了炊。贵老爷家天天逼租，他一家东躲西藏。大雨刚下那天，他背着母亲从亲戚家借的芋头面捏的两锅窝窝头，打算跟族人去闯关东找大哥，不料刚走到半道就被洪水截了路。慌乱中居然逃到了这个孤岛上。他想老父老母肯定被洪水淹没了。这样大的洪水，年纪轻轻腿脚灵便的都难逃水兽的魔爪，何况上了年纪的老人？一想到这他就后悔不该离开家，不该丢下老人。事到如今，他只有等待。等到洪水退下去之后，去寻找他失散的父母。走遍临阳湖也要找到。

嗨！你狗日的醒得挺早。身后传来贵老爷的声音。贵老爷其实早醒了，但他憋了一泡尿。他想晚屙一会儿，能挨多时是多时，这样起码能减少饿的压力。但他还是憋不住了。屙完之后，就直奔土丘上的木生来了。

贵老爷，睡得好吗？木生见了贵老爷心里就哆嗦。

狗日的，去，给老爷拿两个窝窝头去。贵老爷一口不容更改的语气。

贵老爷，我，我……

行啊！你狗日的敢跟老爷我闹别扭啦。这样吧，你给我四个窝

窝头，我减你半年的租子。

你，你不是都免完了吗？

免完了？美得你。

这……

免一年。够便宜你狗日的了。

……行吧。木生想，四个窝窝头抵上欠缴的全部租子也够本了。于是，他不再犹豫，返回窝棚，给贵老爷拿来了四个窝窝头。

起来之后，宗医生就一直抽着洋烟喷云吐雾。贵老爷和木生的交易他看得一清二楚。他想，傻小子，没了吃的，你只有等死。

宗医生还一直警觉地观察着朱铁匠，太阳老高老高了，那个姓朱的居然还在窝棚里睡大觉。他过足了烟瘾，走出窝棚，舒舒服服地出了个懒身，蹑手蹑脚地走到朱铁匠的窝棚，见他果然还在熟睡，脸上使现出一种得意之色。

他来到了翠儿的小窝棚前，她冲他妩媚地一笑，宗医生，过来坐嘛。

他被那迷人的笑弄得一愣，意识到她显然不可能是个良家女子，于是就坐了下来。

你的脸蛋真漂亮。他试探地想去摸她的脸蛋，没承想，她却像只灵巧的小猫，一下钻出了窝棚。

这一夜睡得舒服吗？

还行。就是一个人坐着太孤单，也害怕。

那，今晚我来陪你。

她咯咯一笑，什么也没说。

宗医生站了起来，离开了翠儿，准备朝土丘顶走去。

宗医生，她叫住了他。

翠儿，还有什么事？他掇了步，注视着她。

能给点吃的吗？